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四十九回 二解差欺心害施俊 三賊寇用計戰徐良

且說施俊到衙門裡，受了四口板，收了監。書童兒錦箋一聞這個凶信，就飛跑往家中送信。此時家內無人，就是佳蕙在家中主事，趕緊教人出去僱來馱轎，叫書童在家內看家。姨奶奶上京，往岳老將軍宅中去，一者是托情，二者上開封府告狀去了。萬萬想不到，施俊第二天就起解。整走了一天，夜間到了龍王廟，打算要歇息歇息，不料身逢絕地。要哀求二個長解饒恕性命，哪裡知道這解差其壞無比，心比鐵石還堅，他們焉肯做那樣的德事。祁懷把刀一舉，也是鬼使神差的，施俊說出這麼一句話來：「你們二位，既在公門，正好修行，饒了我施俊這條性命罷。」焉知這一句話不要緊哪，就是保命的真言。徐良在外邊聽著施俊二字，就想起艾虎說過他的盟兄叫施俊，光州府固始縣人氏，心想別管是與不是，先打發這兩個解差上他們姥姥家去。就把孝袍子的袖子朝上一卷，把袖箭一攏。那個祁懷剛一舉刀，只聽「噗哧」一聲，正打在咽喉，噗咚一聲，死屍栽倒在地。把吳碧嚇了一跳，瞧著怎麼祁懷一舉刀就躺下了。正在納悶，忽聞吱的一聲鬼叫，進來一個吊死鬼。解差將要跑，那鬼的哭喪棍叭一聲，正打在肩頭之上，也摔了一筋斗。徐良不容他起來，將腰帶解下，四馬倒攢蹄把那長解捆上，這才過來與施俊說話。施俊也是嚇得魂不附體。說：「你要拉替生？我是殺死的，你是吊死的，莫非你叫我上吊？」徐良說：「兄長不要害怕。」隨說著，把舌頭往下一拉，說：「小弟不是鬼，我提一個朋友，你就知道了，我是衝著我這個朋友前來救你。」隨說著，就雙膝點地，說：「請大哥在上，受小弟一拜。」施俊也就跪下，說：「沒領教恩公貴姓高名，提我那一個朋友是誰？」徐良說：「小弟姓徐，名良，外號人稱山西雁。我的盟弟艾虎外號人稱小義士，與你有八拜之交、是與不是？」施俊說：「不錯，原來是徐良大哥，我也聽艾虎兄弟說過。恩公救我這條性命，恩同再造了。」徐良說：「大哥言重了。但不知施大哥犯了什麼罪過？遣在什麼所在？」施俊說：「徐大哥，若問我的事情，一言難盡。」就把自己的事，說了一遍，「如今也不知發配什麼所在，就走在這裡，若不是徐兄長到此，小弟此時已作了無頭之鬼了。」徐良一聽，連連的亂罵道：「好惡霸賊官！連這兩個狗腳，不都教他們在老西大環刀下作鬼，我就不叫多臂人熊了。」回頭一看，那長解臥在那裡，連連求饒，說：「好漢爺，饒了我這條性命罷。」徐良說：「方才你要肯饒了我這個盟兄，我此時也肯饒放於你。我要不殺你，怕留下你這個壞種。」正說著話，「噗哧」一聲，人頭落地。過來把施俊鐵鏈一揪，大環刀一砍，那根鐵鏈「嗆啷」一聲砍折了，教施俊把罪衣罪裙俱都脫將下來。施俊說：「大哥，你怎麼是這樣打扮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徐良就把吳天良裝鬼的事說了一遍。施俊說：「大哥也不嫌穿這個衣服喪氣？」徐良說：「我要不是在這裡鬧著玩耍，我就早走了，總是哥哥命不當絕。我有一句話，不好出口。」施俊說：「你是我活命恩人，還有什麼不好講的話呢？」徐良說：「我這嫂嫂，既然被人家搶去兩日光景，不知她貞節如何？」施俊說：「大哥只管放心，我准知她情性，死倒有份的，絕不至從了惡霸。」徐良連連點頭說：「哥哥你先在這裡等等。」一回手，就把這兩個死屍連人頭裝在棺材之內，又把罪衣罪裙搗馬水火棒全都丟在棺材之內，蓋順過來蓋好。回來與施俊商量起身。把孝袍子、帽子、麻辮子包在自己包袱之內，二人出離了龍王廟。那施俊如何能走得動，一癩一點，走了兩箭之遙，施俊汗流浹背。徐良看著這個光景，暫且先找一個樹林裡面歇息歇息，找了個臥牛青石，二人落座。徐良說道：「大哥，少時再走，我背著你方好。」施俊說：「那還了得，只可我忍著痛走就是了。」徐良說：「我若同著你走，還不能回家去。倘若風聲透露，我要去救大嫂子，至太歲坊不能不殺人。倘若幾條人命，那時經官動府，還是哥哥的事情，總得想一個萬全主意方好。」施俊說：「哥哥不必太謙，你與艾虎是一盟，我也與艾虎是一盟，怎麼管著我內人叫大嫂子。」徐良說：「你比我年長。」施俊說：「咱們務必敘真年庚方好。」徐良說：「我今年二□六歲。」施俊說：「我今年二□五歲，已卯年生的。」徐良說：「唔呀！我還叨長一歲哪，這可壞了。」施俊問說：「此話從何說起？」徐良說：「我要是上太歲坊，總得把大嫂子背出來。要我是兄弟，還可，我是哥哥，就不能背弟婦了。世界上哪有大伯背小孀的道理？」施俊說：「事到如今，就是活命之恩，怎麼還論得了大伯弟婦哪！」徐良說：「不能不能，總有個長幼的次序，不許錯亂。咱們慢慢的再定主意罷。」施俊說：「不用想主意，一勞永逸，全靠你老人家救命。」正在說話之間，忽聽從北來了幾個人，往前直奔，口中亂罵，說：「你恨徐良不恨？」那個人說：「恨不得將刀殺死這狗娘養的，生吃了他的心肝。」徐良一聽，卻是熟人，先告施俊說：「賢弟，我來了幾個朋友，預先定下在此處相會。你可在這處等我，千萬別離這個地方，待我回來，咱們兩個再走。」施俊點頭，說：「哥哥只管放心，我絕不離開此地。」徐良出了樹林，就迎上來了，離這幾個人遠遠的一蹲，等到身臨切近，再起來答話。你道這來的是誰？卻是白菊花與病判官周瑞、飛毛腿高解。三個人議論著，要投奔南陽府。依著白菊花，要上姚家寨，這二人一定要上南陽府，晏飛無奈，只得陪伴二寇奔南陽地方。他有點心事，雖然同著一路走，他可不上團城子去。皆因是他每遇到處採花時節，無論從也是殺，不從也是殺，單單就有一個會在他的手下漏網，且與他海誓山盟，應下把那個送往姚家寨去，兩個人作為久長的夫妻。自己隨同著這兩個人走，情實是為找那一個婦人去。可巧這天走路，三個走著就議論，倘或咱們要是遇見山西雁之時，咱們三個人三馬連環，難道說還勝不了他一人嗎？高解說：「不行，只要有那口大環刀，我們三人就敵不住。」周瑞說：「我有一個主意，倘或遇見他，咱們三個人站在三角，每人撿上些石塊，他若奔咱，你們兩個人用石塊打他。倘若奔晏賢弟，我們兩個人用石塊打他。縱然他會接暗器，他還能接咱們兩個人的石頭不成。並且咱們這石頭，永遠打不絕。他一追，咱們就跑，那兩個人就追著打他。他要站住的時節，咱們三人，總相隔那麼遠，一齊圍著他打他。他空有寶刀，萬不能削咱們的石頭，有贏沒輸，也就叫三馬連環。你們二位請想，我這個主意怎樣？」白菊花哈哈一笑，說：「好可是好，奈非是英雄所為。也罷，咱們如若見著，先按我這個主意辦理。你們二位在前邊並肩而行，我在後面把鏢掏將出來，待等夠上的時節，等你二人往兩邊一分，我這鏢要打將出去，只怕他難以躲閃。這就算金風未動蟬先絕，暗算無常死不知。」這二人一聽，說：「好倒是好，我們在前邊可有些個不妥。」白菊花說：「無妨，你們在前邊也不是太身臨切近，我鏢要打不著時，咱們三馬連環那還不遲。」三個賊人，把這個主意議論好了，沿路走著，就撿了些石塊，全都不大小，俱揣入懷內。走路雖透著沉，只要臨時用著，可以護命，誰還管沉與不沉。隨走著路就罵罵咧咧，高解說：「我要遇見狗娘養的，我生吃他心肝，還不解我心頭之恨。」周瑞說：「我要遇見球囊的，把他剝成肉泥，方消我心頭之氣。」三人只顧走路，高解一眼瞧見前邊蹲著一個人，說：「別走啦，他在那裡蹲著哪！」白菊花身軀往後倒退兩步，把高解、周瑞兩個人衣襟一拉，教他們二人並在一處，往前行走，晏飛掏出一隻鏢，等著身臨切近，往外就打。徐良看著他們離自己不遠，往起一站，哼了一聲，兩旁一閃，颯的一聲，一隻鏢到。老西說：「哎呀！完了我了！」噗咚一聲，栽倒在地。三人一看，歡喜非常，擺刀劍就刺。要問徐良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